



巩俐(中)

有多少人认为《兰心大剧院》是“巩俐从影以来最好的表演”，就有多少人对此说法嗤之以鼻。这并非基于巩俐本身表演的好坏，而关乎你对《兰心大剧院》这部作品接受与否。

15日，这部最初计划于2019年12月底上映的姜文作品在撤档近两年后全面公映，而豆瓣7.2分的评价或许并不足以给大多数普通观众以“看还是不看”的明确指引。黑白画面、戏中戏、反类型叙事……因为巩俐的存在，《兰心大剧院》或将成为姜文近年作品中最受大众关注的一部，同时，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。

1 复杂神秘 “百年不遇”

《兰心大剧院》未公映已有豆瓣评分，主要原因是它早在2019年9月初便已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在威尼斯举办了全球首映礼。当时，编剧兼制片人姜文首次宣布影片将于2019年12月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然而影片在上映当日突然宣布撤档，时隔接近两年，方才与观众正式见面。

《兰心大剧院》根据虹影小说《上海之死》及横光利一小说《上海》改编，主要讲述的是1941年，著名演员于堇返回“孤岛时期”的上海后所发生的事。表面看来，她是回沪排演旧情人——导演谭呐的新戏《礼拜六小说》，但实际上她另有使命。暗流涌动中，盟军远东情报人员、南京汪伪特工、重庆军统等各方纷纷设局，刺探她回归的真正目的。在短短六天时间里，九个人物在敌明我暗的重重谍影下展开生死对抗……

为什么选巩俐？事实上，姜文在选角之初就决定减少演员在贴近人物时的难度。他认为，一定要“找一个真正的大明星”，而不是去“演一个大明星”。最终，他找到了被片中扮演莫之因的王传君形容为“气场两米八”的巩俐。

演一个大明星，对一个大明星来说何难之有？巩俐认为，还是很难。她说：“我演过30多部电影，还没演过这样的角色。”角色本身的设定要会五国语言，而为了拍摄，她起码要能说流利的日语和法语台词，此外她要学开枪以应付激烈的枪战戏，甚至还要学习催眠术——在影片的片尾字幕中，甚至明确出现了“催眠师”的指导岗位。

更难的还是角色的复杂度：肩负神秘使命的女间谍，名噪一时的大明星，同时还是一名前妻、情人、养女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巩俐甚至用“百年不遇”来形容于堇，称这个角色的“复杂度”和“神秘感”都令她深深着迷。

《兰心大剧院》撤档近两年后公映

拨开姜文的迷雾 这就是最好的巩俐

2 自由表演 戏中有戏

对于没跟姜文合作过的人来说，姜文“一切以表演为主”的拍摄模式也需要时间来适应。跟他合作过四次的张颂文便透露，在姜文的片场，你甚至很难看到除了摄影师以外的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。在姜文的要求里，演员不需要“死背”剧本，只需要进入剧本设定的空间，然后自由地表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演员无需操心自己的表现，摄影机自会捕捉他们的每一个微妙的细节呈现。

这样的排演方式，在《兰心大剧院》的“戏中戏”里体现得颇为明显。赵又廷扮演的话剧导演谭呐仿佛成了姜文的“分身”，特写镜头下，他敏锐的双眼迅速扫完片场的所有细节。一声“开始”之后，片场里所有人便自然地流动起来：有人跳舞，有人聊天，有人喝酒，而在一个小角落里，于堇扮演的秋兰正在静静地抽烟。既是导演也是演员的谭呐在这部话剧中饰演她的追求者，他上前询问：“秋兰小姐？”秋兰懒懒抬眼，

冷漠回应：“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”

这段戏中戏，谭呐排了很多次，于是，于堇和他的对手戏也进行了很多次——每一次，两人的表演都不一样。而在姜文这个“幕后大导演”指挥的镜头里，赵又廷和巩俐的状态也次次不尽相同。据巩俐透露，这段戏，姜文给足了他们时间，而他们俩聊了又聊，最终把彼此都给聊困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位演员还需要不停地自我警惕：我们还是于堇和谭呐，不能聊着聊着，就变成巩俐和赵又廷了。

姜文对于表演的开放度到了哪个程度？他要求每个演员甚至工作人员都去想一个《兰心大剧院》的结局。赵又廷便透露，他认真地想了三四个结局，虽然跟现在的结局不同，但他真心觉得自己的想法对结局有贡献。有意思的是，巩俐的感受跟他相似。两人都深刻地感受到对人物命运的参与感，这或许正是姜文最开始布置这项“作业”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。



戏里的赵又廷与巩俐

4 看到巩俐 忘记巩俐

编剧马英力曾经表示，将《兰心大剧院》拍成“黑白片”，是想打破人们对旧上海“灯红酒绿”的刻板印象。这种去符号化的倾向还体现在整部影片里每个人物的塑造上——就像姜文过去的大多数作品一样，他更着重于人物在某时某刻的状态和情绪，而不是他们的身份。

这也是部分影迷认为巩俐在《兰心大剧院》中奉献出其“从影以来最佳演出”的原因。因为在姜文的帮助下，巩俐更多用自己的表演，而不是靠剧情的“告知”，展现了在大时代洪流中一个渺小但关键的女性的命运。她的人生被处处裹挟，但最终抓住了唯一也是最后一个机会向“棋子”的命运说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一个人物对自己的人生观或世界观进行过任何口头说明。观众只能跟随人物的选择，旁观他们的犹豫或果决，感受那段历史里的多方视角和状态。这也是巩俐自己的感受，她曾表示，自己曾“一时恍惚”，不知道这“到底是一部故事片还是纪录片”。

赵又廷也曾表示，他拍摄《兰心大剧院》时一度很迷惘，但最终他发现，拍姜文的电影，真正“对的方向”就是忘记“对的方向”。从成片来看，这一点巩俐显然掌握得更为炉火纯青。不需要谈论整部戏里她有几场令人难忘的哭戏或枪战戏，因为作为一个有历史、有故事、有背景的明星兼间谍，1937年和1941年的于堇已经被姜文的镜头完整地定格在《兰心大剧院》里。同样被定格的，还有今年56岁但仍有更多表演可能性的巩俐本人。

有观众表示，几乎从第一场戏开始，便已经忘记了眼前的人是巩俐。当初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，英国电影杂志《Total Film》曾如此评价《兰心大剧院》和巩俐：“中国第六代导演姜文的全新作品，集动作、浪漫、间谍、背叛于一身。这是巩俐多年来最出色的一个角色。”

巩俐自己则希望观众能给这部略有门槛的电影一个机会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们拍这个电影，就希望观众能静静地看一部纯粹的电影，找到电影本身的样子，而不是逛商场时顺便看个电影。”

据金羊网



《兰心大剧院》营造出一种氤氲潮湿的氛围



姜文

3 手持摄影 时空模糊

《兰心大剧院》的反类型，从整部影片的色彩上就能体会到。全片黑白色，只有声效没有配乐，作品的严肃性和文艺感扑面而来。对此，观众若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甚至打算来看一部上海滩版爽片《007》，势必大失所望。

手持摄像方式同样对部分观众有“劝退”效果。这一点在姜文2018年的作品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上映时便引起过话题——该片摇晃的镜头语言把一些观众给晃晕甚至晃吐了。也是从那部作品开始，“看姜文片最好坐后排”成了影迷之间善意的友情提醒。

而相比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《兰心大剧院》在时间和空间结构上对普通观众的挑战显然更高。譬如影片一开始，直接进入的便是谭呐排演的“戏中戏”。这段戏的排练年份是1937年，但随着“戏中戏”排演的结束，时间便直接跨越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一周。这中间的四年，于堇的离开和归来，剧情都没有给予清晰的解

释，只是通过各种人物之口进行了碎片式交代。

比时间上的模糊更耐人寻味的，则是《兰心大剧院》在空间乃至人物关系上的去边界化。《星期六小说》是一部即将在兰心大剧院公演的话剧，这意味着整个舞台顶多只有三面布景，还有一面必须留给观众视野。但随着影片镜头跟随人物流转，你渐渐会忘记这本应该是一个舞台，若你留心注意，就会发现整个舞台原本应该空白的“第四面”也不知在何时早已被布景填满。

此外，于堇和谭呐是一对旧情人，于堇回到上海完成任务，同时想把谭呐带走。而在《星期六小说》里，于堇和谭呐扮演的角色关系跟两人的现实关系也是相互对应的。这便进一步打破了影片在叙事上的界限。

这些姜文在时间、空间、人物关系上所玩的“花招”，到底是为观众增高了观影门槛，还是增加了观影乐趣，或许还得等影片大规模公映后才有答案。